

也不知咋地了,对“小鸡炖蘑菇”谜之执念,几十年挥之不去。深度催眠,深切反省,应是1992年冬天,北京,四九城外,半夜摸黑掀门帘闯入一家大排档,惊醒了条凳上打盹的小伙计,问这时候还有啥吃的,秒答有蘑菇炖小鸡。再问确定是小鸡么?秒答小的,那必须是。执念不是菜,是“小鸡”。试想,这般月黑风高之夜,如此破败肮脏的店,睡眼蒙眬,面目不清的小伙计,他,怎么就能确定炖的一定是小鸡,还必须的?魔怔了。

随后三十多年间,吃饭每遇东北人,必打听这个。东三省呢,说法各异,都说是母鸡,小母鸡,嫩;老母鸡,补。最牛逼的是生蛋鸡,炖了家里的生蛋鸡,表示对“且”的重视,同时炫个富,家里有鸡,不缺蛋。但共同之处,鸡都不是“小鸡”。“小鸡”是泛指,是对所有鸡的一种昵称,类似小狗小猫。白山黑水背景前,在大只的东北人眼里,显得啥都小。

今年春节前,惊现谔谔一士。上海东北烤串店“陶小串”掌柜,在山东做了整整10年蘑菇炖小鸡的吉林省吉林市人陶总,诚恳而深沉地说:“是公鸡,指定是公鸡。”行。公鸡就公鸡吧。又恰好刚吃过“逸道”的大别山大公鸡,又恰好东北朋友寄来了一堆山货,于是和陶老板约好日子,快递大公鸡予他,择日开整。开整日傍晚,忽见陶老板发朋友圈:“这么老大的公鸡,谁见过?”又接他微信:“这鸡太老了。我说的公鸡是小公鸡,我真没见过更没炖过这么资深的公鸡。”说啥都晚了,鸡已被大卸十八块,不得不吃。不管了,老的照杀。自己的鸡,只能自己含着泪吃完。煸炒,加酱油,搁花椒大料,煸干水分,加热水。陶老板说,一般鸡,炒完炖15分钟出锅,你这个,得高压锅伺候。30分钟后,陶老板从厨房出来,道,刚趁着搁榛蘑,开锅看了,没炖烂,得再加20分钟。那啥,你带来的吉林黑木耳,给你炒盘鸡蛋,边吃边等吧。我说别忙活,坐下一起吃,他说没事没事我小时候这个吃得多,我只吃林场木栅栏上刚长出来的。又揭盖,又加了10分钟。整整一个小时后,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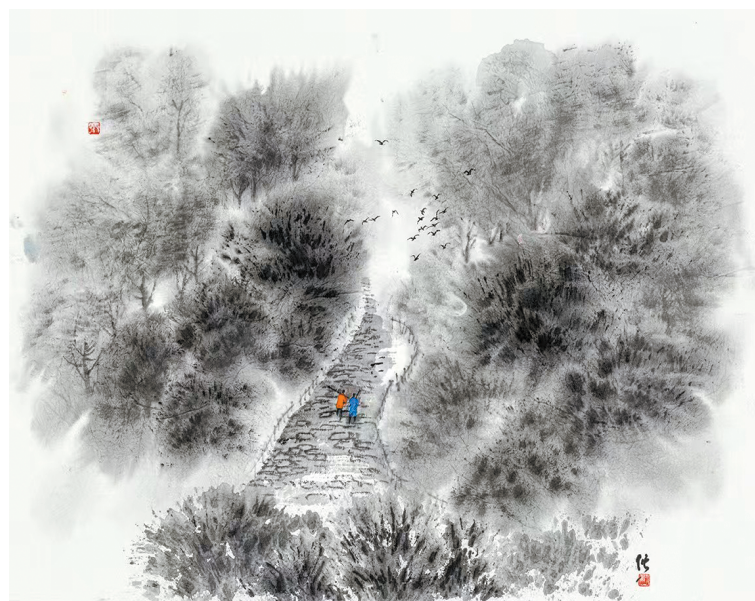
那个香。一天世界。看来还得是老公鸡。一样是雄性荷尔蒙,小公鸡,当年曾在“致真酒家”把“黑蜀黍”的儿子吃到当场流鼻血,而这种陈年老荷尔蒙,恰似老房子着火,估计能把“黑蜀黍”本人也烧出鼻血。再加上榛蘑的冲天异香(榛蘑的香气,母鸡压不住),都被老公鸡醇厚的鸡皮胶质粘在嘴里。鸡腿粗壮雄浑如猪蹄,插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鼓,撕咬感,侵吞感,心潮逐浪高。两个时辰前,老公鸡死在刀下,葬身高压锅,经久不散的香气。这锅这“蘑菇炖小鸡”,陶总动嘴,烤串店拌凉菜的东北大婶动的手。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鹤岗大哥老高在苏州“喜鼎家宴”开整“元宝宴”,“姚稷铁锅”掌柜,齐齐哈尔汉子老姚,当即场献上一锅黑龙江版的蘑菇炖小鸡:鸡肉、鸡血,内脏,大铁锅一锅煮。“姚稷”主打“铁锅炖大鹅”,大铁锅,是老姚从店里扛来的,一直觉得锅鸡都有韵味了。一顿操作猛如虎,一锅小鸡香如故。及装盘,老姚一拍脑袋,忘了加粉条!年后,回到“逸道·朝茶暮酒”,榛蘑老鸡粉条皆备,加了红薯粉的粉条,炖得黏稠烂,饱吸鸡汁同时,也为鸡肉增稠。又正好,刘琳的佩里格松露,从法国到中国香港,再由容太接力,到达上海时,状态已在临界点,不能再等了,一场松露大暴雨倾盆而下,一锅蘑菇炖小鸡,顷刻间全盘“黑化”。榛蘑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我也不愿意,又让你伤心,心为形所役。三十年来已经形成了某种紧张的“鸡肉记忆”,一个冬天里终被连续三顿“蘑菇炖小鸡”彻底消除。如今,见鸡是鸡,见蘑菇是蘑菇,圆满。再三十年,又可以不吃也不想了。

隔日,餐桌上又遇东北大哥,嘴贱问了句,Jimmy哥,你小时候吃蘑菇炖小鸡不?她是啥鸡?略沉吟,Jimmy哥说,榛蘑还是榛蘑,不过炖的是飞龙。

这几年,上海读书节不断推陈出新,场景读书会就是老品牌枝丫上开出一朵新花,要把场景、阅读、互动融合起来,要提供沉浸式阅读体验。两年实操下来,我们发现,最磨人的不是选场地、控流程,而是找人,每场活动要找四到五位阅读分享人。找一个对的人,如同在大海里捞针,难度甚高,可一旦觅见,整场活动就有了魂。

去年秋天,我们想在奉贤南桥的百年酱园做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读书会。主题定了,场地妥了,人选也有了大半,有讲当地民俗的,有讲新城规划的,有讲公共阅读服务的,唯独缺少一位讲上海城市变迁的行家里手。我和同事查阅资料,看到的多是网红打卡式的城市导览主播,热闹归热闹,终究差



晓起 齐铁偕 诗书画 野径迂回看渐微, 葭园晨兴采葑菲。 满林集翠多成雨, 花气无由先上衣。

雪是雨的精魂。纽约的豪雪、东京的细雪,片片融化在我的心海里。雪落无声却有千言万语,而我在雪后的两种语言间,听纽约的雪讲述征服与包容,听东京的雪诉说疏离与温柔。

一月底二月初暴风雪席卷美国东海岸,纽约成了冰柜,喷泉凝为冰雕,新上任的印度裔市长发话,本轮寒潮已有13人冻死,并按下了学校体育课的暂停键。

在飞往纽约的机舱里我重阅小说《细雪》。看过岸惠子、吉永小百合等主演的昭和版的电影和中山美穗、高冈早纪等出演的平成版的电视剧《细雪》,然而长篇小说中历史画面的勾勒和人物心理的描述怎是短短两小时的电影和区区四集的电视剧所能展陈的?赏樱、捕萤、观月等那些静谧的日常雅事,时代涌动中的美学沉思,不见雪却名为细雪,结尾处的雪子在前往东京婚礼的列车上仍然腹泻不止的隐晦……较之谷崎润一郎其他偏趋颓废唯美的小说,《细雪》的物哀之美,有太多的理由让人一读再读。

神州江南的早春,纽约却是寒冬凛冽。雪后的清晨,人们用铁铲清理着门前的积雪,邻家的中年老美雪铲挥动得利索而精准,邻家的犹太老妖动作迟缓而虔诚。“各人自扫门前雪”,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在雪后的四小时至十四小时内,你必须清扫出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方人行道,洒上冻防止剂,这不是什么道德劝诫,而是义务,是写进法律里的规则。我注意到邻家中年老美扫妥自家门前雪后,不动声色地继续往前面扫了几米,直到帮犹太老妖门前雪清理干净露出水泥石板。可

江视角下的上海讲得绘声绘色。明代的“以浦代淞”、开埠后的“十里洋场”、新中国成立

### 阅读分享人

睦阳 后的“工业江”、新时代的“信息港”……每一张图片,她都能讲出一段故事,读者听得如痴如醉。现场,一位青年读者感慨,他原本觉得图志这类书离自己很遥远,这场活动改变了他的看法:无图不成志,既是流传千古的修志传统,也是当今读图时代的文化默契。他表示,已把这本书列入阅读清单。阳光透过窗框照进来,照见了空气中浮动的微尘,也照见了这场和阅读有关的浪漫。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有一位专研文博的老师,是我们

真是在这“各扫门前雪”的冰冷铁则里,我感到了曼岛的温度。

黄昏,纽约的天空又飘起了雪,一片又一片,飘在窗台前的植物上,每一片都飘得小心翼翼,含蓄而克制,带着几分欲说还休的矜持,像透了东京的细雪带着几分疏离感。路面开始有些渐白,受邀外出用餐,子夜归途中雪依然在飘。雪落无声天地白,这雪覆盖了过去所有的不堪与疲惫,留存一片玉壶的冰心。雪后的纽约很纽约。

### 爸爸单车上的菜市场

沈静 一日下班后我去完菜市场,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爱去的地方竟然就是菜市场。在这方小小天地,在挑挑拣拣三毛两毛的吆喝声里,真是觉得无比地放松畅快!想来归根结底,其实自己是喜欢菜市场里芬芳四溢的浓浓人情味罢了,或许还要加上点小时候那棉花糖般美好回忆当佐料。小时候,不上学的周末或假期,总会爸爸爸爸的自行车载到故乡的各个菜市场,好让我“指点一番江山”。通常是步行去家附近的小菜市场,如遇重要的家庭宴请,爸爸则会拎起小小的我,放到自行车前座,大约骑行二十分钟到更远的大菜市场采购。抵达菜市场,刚停了车,还没等爸爸收拾妥当,我便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大大的袖管,一蹦一跳舞进这个即将开启的、在小小的我心里分明写着“神奇”二

“土敏土”是什么东西?现在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了,但在新文学革命时期,因为小说《土敏土》和鲁迅的关系,这个词可谓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

简单说,“土敏土”是水泥的英文“cement”的音译,也有译为“水门汀”的;还有一种称谓,叫作“三合土”。老百姓不懂那些洋词,因为是舶来货,就直接称为“洋灰”,直到20世纪90年代,“洋灰”这个词还经常挂在老百姓嘴边呢。

在清末,cement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因此有了“土敏土”的音译。1889年,洋务派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1906年又创办“广东土敏土厂”,这个词因而广为人知。

《土敏土》是本苏俄时期的长篇小说,作者是苏联的非陀尔·克拉特珂夫,创作于1925年,于1929年由董绍明和蔡咏裳夫妇从英译本转译,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这本书甫一出版,译者就给鲁迅寄送了一本,鲁迅在1930年2月12日的日记中记下:“下午得董绍明信并赠所译《土敏土》一本。”鲁迅对这本小说评价很高,称之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

1930年9月,鲁迅收到徐梵澄从德国寄来的木刻家梅菲尔德为《土敏土》所作的10幅插图,十分欣赏,称这些插图“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就用三闲书屋的名义于当年9月自费出版了《梅菲尔德木刻土敏土之图》。

由于该书中译本的第一版没有插图,装帧较为粗陋,加之董绍明夫妇不在上海,鲁迅先生就亲自校订,并把苏联戈庚教授的《伟大的十年间的文学》中第三章有关内容摘译出来,作为该书的《代序》,配上自己珍藏的梅菲尔德这10幅插图,撰写《图序》,于1932年7月由新生命书局再版出来。

鲁迅的参与修订再版,使克拉特珂夫《土敏土》的影响很大,它与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绥拉非摩维支的《铁流》、法克耶夫的《毁灭》、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珂德》一起,都成为当时名气很大的苏俄小说,也间接提高了“土敏土”一词的知名度。

那么,“土敏土”一词是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呢?1955年,以“土敏土”命名的“广东西村土敏土厂”正式更名为“广州水泥厂”;195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冬心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克拉特珂夫这本书,书名也更名为《水泥》。至此,“土敏土”一词宣告正式告别中文世界。

### 爸爸单车上的菜市场

沈静 字的世界。见我像老鼠掉进米缸里似的望着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食材,爸爸总是耐心地俯身低头问我,宝贝要吃什么,自己点吧。于是,个子不高的自己,突然变得雄赳赳气昂昂,努力踮起脚尖,瞪大眼睛,守住即将喷涌而出的口水,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好奇,然后伸出小小的指头,面对“排队整齐的士兵”,高兴地点来点去。一侧的爸爸,面带笑容,无比耐心地听着小公主的吩咐,拎起一袋袋花花绿绿的食材,比如五颜六色的蔬菜、凝白光润的豆腐、活蹦乱跳的鱼虾、红通通的肉、香喷喷的烤鸭,最后再次一把拎起小小的我,放到自行车上。现在,当年的小女孩早已长成青年。年届六十的父母依旧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每逢异乡的她回家,总要开心地带着她去菜市场。团聚的日子总是如白驹过隙,这俨然成了一家

人最亲昵最快乐的时光之一。菜市场你一眼觅去,几十年的老邻居已白了头发,显了皱纹。菜市场是大家最放松的交际寒暄场所。

几十年过去,很多东西都变了,但这里的一切仿佛都没变。它是时间的储存器、时光的记录仪,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老板们利落的手脚,邻居叔叔阿姨们一毛两毛的讨价还价,小贩们“二爷”“二妈”“张姐”“李叔”不绝于耳亲昵的称呼……菜市场有着挥之不去的人情味。这讨价还价,这嘘寒问暖,分明就是那平凡人对平凡生活所持有的一份最质朴的赞赏和最基本的尊重。

只要有理由聚在一起!请看明日日本栏。悦读·悦心·悦人 责编:郭影

### 「土敏土」小史

曹亚瑟